

通俗文類鈔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通俗文類鈔

民國九年六月五日印刷

(通俗文類鈔) 全一冊

*** 定價 銀 二 角 ***



編輯者 新文學社

發行者 中華書局

印刷者 中華書局

印刷所 中華書局

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號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中華書局

北京天津奉天廣州長沙開封溫州長春
漢口南昌南京杭州濟南保定武昌太原
常德福州成都重慶雲南徐州西安汕頭
沙市蘭州衡州貴陽吉林潮州安慶桂林
東昌廈門那台綏化煙台鄭州梧州
石家莊黑龍江張家口新加坡

(二一〇八)

通俗文類鈔序

今日之反對白話文者皆不探其源不知其本者也夫文之有白話豈始自今日提唱之人哉儒釋兩家之語錄謠諺詩詞之流傳兩宋明清人之筆札雖未盡以白話行之而具體而微不可謂非白話文之先河也讀胡適先生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嘗引孔子之言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本編所輯或亦利器之一種乎用以餉今之研究白話文者

民國九年三月新新子識

通俗文類鈔 目錄

通俗文類鈔目錄

儒家語錄

禪門語錄

詩

詞

尺牘

通俗文類鈔

儒家語錄

洪鐘未嘗有聲。不叩那得有聲。聖人未嘗有知。不問那得有知。或謂聖人無知。則當不問之時。其猶木石乎。曰。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故曰。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也。聖人無私無我。故功高天下。而無一介累於其心。蓋有一介存焉。未免乎私己也。

(錄張橫渠語)

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爲。則彼爲。非甲爲。則乙爲。

門人有言曰。吾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覺得於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又沒奈何。他曰。與之居。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世之人。務窮天地萬物之理。不知反之一身五臟六腑。毛髮筋骨之所存。鮮或知之。善學者。取諸身而已。自一身以觀天地。

學者好語高。正如貧子說金。說黃色堅軟。道他不是。又不可。只是好笑。不曾見富人說。

金如此。

今有人焉。久寓遠方。一日歸故鄉。至中途。適遇族兄者。俱抵族舍。異居而食。相視如塗人。彼豈知爲族弟。此豈知爲族之兄耶。或告曰。彼之兄。公之族兄某人也。彼之弟。公之族弟某人也。自然歡然相從。沒有二心。向之心與今之心。豈或異哉。知與不知而已。今學者苟知大本。則視天下猶一家。亦自然之理也。（以上錄程伊川語）

昔在長安倉中。閒坐後。見長廊柱。以意數之。已尙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而數之。乃與初數者無差。則知越著心把捉。越不定。（錄程明道語）

眞知與常知異。常見一田夫曾被虎傷。有人說虎傷人。衆莫不驚。獨田夫色動異於衆。若虎能傷人。雖三尺童子莫不知之。然未嘗眞知。眞知須如田夫。乃是故人知不善而猶爲不善。是亦未嘗眞知。若眞知決不爲矣。

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疎。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

能入自然無事。

今人視父母疾。乃一任醫者之手。豈不害事。必須識醫藥之道理。分別出病是如何。藥當如何。故可任醫者也。或曰。己未能盡醫者之術。或偏見不到。適足害事。奈何。曰。且如識圖畫人。未必畫得如畫工。然他却辨別得工拙。倘學過醫。可令醫者說道理。便自己也見得是否。或已有所見。亦可說與他商量。

先生每與司馬君實說話。不曾放過。如范堯夫十件事。只爭得三四件。已便。先生曰。君實只爲能受盡言。儘人忤逆。終不怒。便是好處。堯夫便不然。萬物皆有良能。如每常禽鳥中。做得窩子。極有巧妙處。是他良能不待學也。人初生。只有喫乳一事。不是學。其他皆是學。人只爲智多害之也。

先生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爲是。敗者便以爲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底。

釋氏說道。譬之以管窺天。只務直上去。惟見一偏。不見四旁。故皆不能處事。聖人之道。

則如在平野之中。四方莫不見也。

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不能忘。故善養子者。當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全其和氣。乃至長而性美。教之。示以好惡有常。至如養犬者。不欲其升堂。則俟其升堂而扑之。若既扑其升堂。又復食之於堂。則使孰從。雖日撻而求其不升。不可得也。養異類且爾。況人乎。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個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却已先不好了也。

先生自少時。未嘗乘轎。頃在蜀。與二使者游二峽。使者相強乘轎。不可。詰其故。語之曰。這是分明。以人代畜。某坐了。心那裏能安。若疾病及泥濘。則不得已也。有言鬼物於伊川先生者。先生云。君曾親見邪。若是人。傳必不足信。若是親見。容是眼病。（以上錄二程遺書）

鞠躬便辟。那得爲恭。長號流涕。那得爲哀。敝衣糲食。那得爲儉。三者以之欺人可矣。感人則未也。君子所以感人者。其惟誠乎。欺人者。不旋踵。人必知之。感人者。益久而人益

信之。

夫樹木。樹之一年而伐之。足以給薪蘇而已。三年而伐之。則足以爲桶。五年而伐之。則足以爲楹。十年而伐之。則足以爲棟。豈非收功愈遠而爲利愈大乎？（以上錄司馬溫公語）

世人喜言無好人三字者。可謂自賊者也。包孝肅尹京時。民有自言有以白金百兩寄我者死矣。予其子。其子不肯受。願召其子予之。尹召其子。其子辭曰。亡父未曾以白金委人也。兩人相讓久之。觀此事而言無好人者。可以少媿矣。人皆可以爲堯舜。於此知之。

中人以下。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未之有也。

少年爲學。惟檢書最有益。記得精。便理會得子細。（以上錄呂滎陽語）

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今天下上自朝廷。大臣下至州縣官吏。莫不以欺誕爲事。而未有以救之。只此風俗。怎抵當也。

溝洫之量。不可以容江河。江河之量。不可以容滄海。有所局故也。若君子則以天地爲

量何所不容。有能捐一金而不顧者。未必能捐十金。能捐十金而不顧者。未必能捐百金。此由所見之熟與不熟。非能真知其義之當與否也。若得其義矣。雖一錢不妄。予亦一錢不妄取。

有鼓山張翥者。爲蔡京（宋哲宗時奸相）塾客。一日令諸生習走。諸生曰。先生長者。尋常令某等緩步。若疾行非所聞命。翥曰。天下事被汝翁已壞。且晚賊發。先及汝家。苟能善走。或可逃死。諸生以張爲心疾。告京。京矍然曰。此非汝曹所知。出而問計於翥。翥曰。惟有收拾人才爲第一義。

朝廷作事。若要上下小大同心同德。須是道理明。蓋天下只是一理。故其所爲必同。若用智謀。則人人出其私意。私意萬人萬樣。安得同。因舉舊記正叔先生之語云。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猶面其蔽於私乎。

若使死可以救世。則雖死不足惜。然豈有殺賢人君子之人。能使天下治。以死救天下。乃君子分上事。不足怪。然亦須死得是。（以上錄楊龜山學案）

人之良心。本自明白。特患不能感發。一朝省悟。邪念釋除。志慮所關。莫非至善。（錄舒

廣平語

所謂無事者。非棄事也。但視之如早起晏寢。飢食渴飲。終日爲之。如未嘗爲也。大抵胸次常令安平和豫。則事至應之。自皆中節。心廣體胖。百疾俱除。蓋養生養心同一法。平時病痛。所貴銷磨。徒自悔恨於胸中。反添一病。所謂罪己責躬。不可無。卻不可留在胸中是也。

急迫之與因循。只是一病。不失之此。則失之彼。滅於東而生於西。要須本原上用功。其道莫如敬。則弊可漸減。（以上錄張南軒語）

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只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復思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復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事。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

學者只是不爲己故。日間此心安頓在義理上。時少。安頓在閒事上。時多。於義理卻生於閒事。卻熟。

要知天之與我者。只如孟子說。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今日非無惻隱羞惡是非辭讓發見處。只是不省察。若於日用閒。肯省察。此四端者。分明迸攢出來。就此便操存涵養。將去便是下手處。只爲從前不省察了。此四端纔見。又被物欲汨沒了。

讀書始讀。未知有疑。其次則漸漸有疑。中則節節是疑。過了這一番。後疑漸漸解。以至融會貫通。都無所疑。方始是學。

看文字。當看大意。又看句語中何字是切要。

讀書著意玩味。方見得義理。從文字中迸出。

讀書閒暇。且靜坐。庶幾心平氣和。可以思索義理。（以上錄朱晦庵語）

大凡爲學。須要有所立。論語云。己欲立而立人。卓然有不爲流俗所移。乃爲有立。須思量。天之所以與我者。是甚底。還是要做人。否。理會得這個明白。然後方可謂之學問。言而無益。不若勿言。爲而無益。不若勿爲。余久知之。病未能行也。

學者所以求治心也。學雖多而心不治。何以學爲。

上是天。下是地。人居其間。須是做得人。方不枉。要當軒昂奮發。莫恁地沈埋。在卑陋凡下處。（以上錄陸象山語）

今以田疇所收。除租稅及種蓋糞治之外。所有若干。以十分均之。留三分爲水旱不測之備。一分爲祭祀之用。六分分十二月之用。取一月合用之數。約爲三十分。日用其一。可餘而不可盡。用至七分爲得中。不及五分爲嗇。其所餘者。別置簿收管。以爲伏臘裘葛修葺牆屋醫藥賓客弔喪問疾時節饋送。又有餘。則以周給鄰族之貧弱者。賢士之困窮者。佃人之饑寒者。過往之無聊者。毋以妄施僧道。

前所言存留十之三者。爲豐餘之多者制也。苟所餘不能三分。則有二分亦可。又不能二分。則存一分亦可。又不能一分。則宜撙節用度。以存贏餘。然後家可長久。不然。一旦有意外之事。必遂破家矣。

世所用度。有何窮盡。蓋是未嘗立法。所以豐儉皆無準。則好豐者妄用以破家。好儉者多藏以歛怨。無法可依。必至如此。愚今考古經國之制。爲居家之法。隨貲產之多寡。制用度之豐儉。是可長久行之也。（以上錄陸梭山語）

予嘗論世人舍仁義忠信常道而迷信神怪。望他佑我。必謂亡可爲成。敗可爲存。然神怪終坐視成敗存亡而不能加一毫知巧於其間。而亡果能存。敗果能成。必仁義忠信常道而後可。（錄葉水心語）

門人問涵養之道。須用敬否。曰。固是如此。但工夫熟時。亦不用說敬。只是纔靜便存。而今初學。卻須把敬來作一件事。常常持守。久之而熟。則忘其爲敬矣。

問明道教人且靜坐。是如何。曰。此亦爲初學而言。蓋他從紛擾中來。此心不定。如野馬然。如何便做得工夫。故教他靜坐。待此心寧後。卻做工夫。然亦非教他終只靜坐也。故下一且字。（以上錄饒雙峰語）

天地間一年之氣。莫清於秋。一日之氣。莫清於旦。（錄謝枋得語）

先生曰。爲學大病在好名。侃曰。從前歲。自謂此病已輕。比來精察。乃知全未。豈必務外爲人。只聞譽而喜。聞毀而悶。卽是此病發來。曰。最是名與實對。務實之心重。一分則務名之心輕。一分全是務實之心。卽全無務名之心。若務實之心。如饑之求食。渴之求飲。安得更有工夫好名。

一友常易動氣責人。先生警之曰。學須反己。若徒責人。只見得人不是。不見自己非。若能反己。方見自己有許多未盡處。奚暇責人。

先生曰。人生大病。只是一傲字。爲子而傲。必不孝。爲父而傲。必不慈。爲友而傲。必不信。諸君常要體此人心。本是天然之理。清清明明。無纖介染著。只是一無我而已。胸中切不可有我。有卽傲也。古先聖人許多好處。也只是無我而已。無我。自能謙。謙者衆善之基。傲者衆惡之魁。

先生曰。諸公近見時少疑問。何也。人不用功。莫不自以爲已知。爲學只循而行之是矣。殊不知私欲日生。如地上塵。一日不掃。便又有一層著。實用功。便見道無終窮。愈探愈深。必使精白無一毫不徹方可。

問有人夜怕鬼者。奈何。先生曰。只是平日不能集義。而心有所歉。故怕。若素行合於神明。何怕之有。或曰。正直之鬼。不須怕。恐邪鬼。不管人善惡。故未免怕。先生曰。豈有邪鬼能迷正人乎。只此一怕。卽是心邪。故有迷之者。非鬼迷也。心自迷耳。如人好色。卽是色鬼。迷好貨。卽是貨鬼。迷怒。所不當怒。是怒鬼。迷懼。所不當懼。是懼鬼。迷也。

義理無定在。無窮盡。吾與子言。不可以少有所得而遂謂止此也。再言之。十年二十年五十年。未有止也。他日又曰。聖如堯舜。然堯舜之上。善無盡。惡如桀紂。然桀紂之下。惡無盡。使桀紂未死。惡寧止此乎。使善有盡時。文王何以望道如未之見。以上錄王陽明傳習錄。

吾輩終日不長進處。只是個怨尤兩字。全不反己。聖賢學問。只是個自責。自盡。自責。自盡。道理原無邊界。亦無盡頭。若完了自家分數。還要聽其在天。在人。不敢怨尤。況自家舉動。又多鬼責人。非底罪過。卻敢怨尤耶。吾輩不可不自家一照看。纔照看便知。天人待我。原不薄惡。只是我多慚負處。

發大財。做美官。欲得願足。這不是了卻一生事。只是作人。不端。或無過。可稱。而分毫無補於世。則高大美官。反以益吾之恥者也。而世願以此自多。予不知其何心。

余少時。曾洩當密之語。先君責之。對曰。已戒聞者。使勿洩矣。先君曰。子不能必。子之口。而能必。人之口乎。且戒人與戒己。孰難。小子慎之。

有過是一過。不肯認過。又是一過。一認。則兩過都無。一不認。則兩過不免。彼強辯以飾。